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四

朱國禎輯

楚事

楚地名山大川　皇祖微時西遊過真武草菴顯聖恭嶺其修真處也因元舊宫改築宫在山巔元以鐵至是始飾以金未就　文皇起兵其靈尤著姚恭靖稱曰我師散髮仗劍自雲而下　文皇覩見效之出入陳中兵刃不能傷後益展拓制如皇城歷三天門而上範金爲殿題曰太嶽太和宫跨五嶽之上靡費萬萬胡尚書䕫告獻瑞光圖香火遍天下設内臣司之每朝登極送像

設旗幢凡祝釐之事皆趨焉靈氣所鍾下灌安陸篤生
世皇入承大統　獻皇葬松林山崇曰顯陵山曰純德
改州爲承天府設與都留守司正副官遣太監守備又
益以德安府等州縣曰荆西道增試額爲九十名録文
中列守備名于巡撫上至兩地時時進鮮閣絡繹道上
爲常王府徵祿催租之使不與焉
其藩府惟楚爲大　高皇第六子楨封國元妃王氏定
遠侯王弼之女也頗富強數被疑謗終得保全然　獻
護衛三之一　萬曆二十四年奸弁王守仁王錫龔龍稱
定遠之裔有財產文冊凡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詐勅

器仗衣服庫用外皆奇異未名之寶銀碑三百萬金磚
白鵲遣太監孫舉錦衣莊德福往會撫按括取勿使遺
漏先洪武二十七年王薨坐監葬死妃薨已二十年矣
王之子孫無依兢養于楚守仁未知于王氏近遠奚爲
此奏駭人耳目舉等至楚合宮號慟王宰眷屬出居書
院聽搜掘不過近世尋常之物與所奏絕異報上未發
从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既窮華指 上憐而允之
撤回差官仁錦發原籍尋以奏論斬時奸人上國用靡
乘疏礦稅內官四出
二十七年御馬監奉御陳奉帶原奏官衛總旗申敏往

湖廣將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騺有心計人皆畏之奉得而駭貌倨傲直一本偶既至潢掖及諸司以計厚賕與評利害可否唯唯惟謹參皆身詣易制且奉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縣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鼻投腑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為不復顧盜三關皆奉勑太和轄行都司提督諸道宫若香稅擅周山三百里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玄嶽宫租人皆不與有司事然亦不勝凌轢刻剝之苦矣奉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津及各村落皆揭竿拽黃旗重徵疊收慘僇汙辱殆盡

初至楚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往承天查倉庫不應即叅奏逮入巡按曹楷止之不聽訐楷陽誣陰害抗旨撓稅因謫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巽又有奸人奏湖廣通省各屬存留羨餘漏稅賍罰空餉佃價不止億萬見在黃金萬兩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金窖未開别有占墳黃金鉅萬毋被小民盜㓒詔淸查解用武漢二府有常周二鄉官奉先至其家嚇以奏請抄没各勒千金生儒商賈之家都不得免少有趦趄直入內室奸辱或掠入監府甚多十二月二府人不勝憤

聚千餘拴之所司皆錯愕篤〃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署衆往訴怒曰 聖旨誰敢違即鼓譟拋磚石直上撫按豫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叅隨重傷者甚衆

二十八年正月疏聞然奉尚有良心謂小民勢窮所迫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竣數難取盈朋掘故塚金多遺忘苛責于民猖獗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解進 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等語蓋尚戒心于前年臨清馬堂之變也而更添金銀眞鑛之奏與它遺落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叅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

求即自往尋𨽻孟化加禮曲說不聽且含怨衆共歛五百金托夢禎餽之求解此如以片肉投餓虎咆哮吞噬不可制矣𥡴聞孟化調用夢禎降三級又叅常寧署印通判楊大烈罰俸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盆金爐等物勒居民認償銅釣釣人肉銅㩳㩳婦人乳生員俱不免被縛彼闔者十餘人并拘鍾祥知縣鄭堯將遠近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衆于五月望日訴之守道萬振孫太守王禹聲求解怨有衣服賫訪單入城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

餘家送府拘空室中奉持檄詰問之使踵至城中洶懼巷哭奉抵城外茂往迎設宴夜闌始歸城外居民隨入呼噪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巳上并叅留守黎國驛千戶謝世爵失于彈壓嘗治罪十八日衆復變再諭稍寂有養馬人𠕋疏内士民姓名稿存鍾祥縣諸生攘入縣索之不可得告以稿在簡榮家榮茂心腹主筆也羣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衆千餘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其財物一空生員沈希孟素有膽氣與抗辯捽去家立盡諸生避宿玄祐宮追而縛之有截耳折兩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坐以殺郑縣

賓救解也坐以造兵器其操兵皆衛弁也　旨下希孟
等皆被逮後死于獄振孫禹聲堯弼先後皆削爲民
二十九年辛丑正月元旦江夏蒲圻沔陽州同日大火
各燒千餘家江夏火熛至城外沿及江船布政湯日昭
舟亟解纜至江心火熾呼漁舟得免妻女皆死僉事馮
應京疏奏罪狀極言違旨詐玭殺人無數且聚盜糶兵
僭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奏惡不悛人心
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虞禍奏
反劾應京降雜調邊方尋傳旨科道遺救拿問奉所遣
參隨直入各縣堂逼取庫銀凡鹽商至者加稅勒謝又

欲盡糶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　推官何棟如盤驗不
往棗陽知縣王之翰接待稍遲因忝楚臣朋謀動猜等
事宅之翰棟如削秩尋逮問惟倉穀以備賑得留而應
京將去百姓喧聚詣藩府請留奉得意甚直書其名遍
示街衢衆大譁奉盛氣叱咤率甲騎三百餘發矢乃殺
五人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奮臂皆起格鬬遂攻稅府
奉度不能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
督兵救解或曰兵之必激變不如傳諭明言命使殺之
禍必重今已破膽縱之聽　朝廷自治衆始持磚石林
立不動奉始得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尋亦被論湖口

大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斛少欺侵國課
上怒始撤回治罪仍着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較尉體
訪被縛投江死者六人餘皆爲土人所殲有 旨可大
華聯改工部左侍郎趙可懐兵部兼副都往代限五日
内起程奉之彼攻在三月六日撤在四月十七日可懐
之行則月晦可懐疾馳入境諸司已衛奉至荆州將登
陸所携多逾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赴可懐呼愬者
數萬人懐撫之仍疏請 祖宗湯沐地求寛畧不報執
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實贜士問列四十七條大者初
至襄陽朝王嫐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値

七千餘金又索棗陽王金環金花玉帶值千金至黃安縣收耿公子家人聲言擒殺公子獻三千六百金求免其餘小者發祖墓大者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十六萬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蓋處處礦稅而奉添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石等名目故其禍尤甚然奉至京　上治之甚酷撫按若護行通判趙世美與士民所報賍貨皆不能匿而楚殘剝亦已甚已

三十年壬寅二月　上不豫傳止礦稅刑部錦衣各犯釋放還職建言諸臣復官行取科道補用戶兵尚書陳渠田樂出視事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河口革為民

一時權擊雷動次日早　上汗浹體稍平收回前剳旋
諭朕偶眩暈所傳之事宮殿未成礦稅難以停止餘事
再酌量當行者擬　旨以聞閣臣沈一貫宛轉以　引
老子身與貨孰重語謂　聖體初安正宜凝承天禧安
得以外物妨內養且勿掛懷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
疑者謹擬　聖諭三道惟即批發太僕寺卿南企仲劾
不正大臣當急斥謂　聖諭已頒自是獄無係囚野無
遺賢乃數日來不聞吏部復職何人且以發訪單爲辭
則尚書李戴當罷亦未聞刑部釋放者何人且以討保
結爲辭則尚書蕭大亨當罷　上怒謂專市私恩新舊

建言諸臣都不准復礦稅干連人犯仍舊監候企仲降級慰二尚書供職尋給事中張鳳翔奏礦稅不恣遽止辦釋罪起廢行取三事併停不得不然閣中擬三旨以進其意可知當且次第允發特事難徑行故遷延未決企仲以問安爲媚寺必不問安乃丈夫乎以爲可耻必不問乃無愧乎礦稅自有停止之日廢棄諸臣優游林泉處分有時何事取必旦暮　上是之企仲創爲民而擬諭三道中惟允行取一時反开人以不堅執罪沈亦無辭也時李太守贄自楚漸進至通州贄號卓吾溫陵人鄉科得官致仕寄居麻城結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

無敵毋曰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多有攜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書焚書大德等書以呂不韋李園爲知謀名臣李斯爲才力名臣馮道爲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爲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君他名賢皆在議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信之初爲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爲一焦竑圖耿高弟亦推尊不容口至被媢罵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署禮爲師通州馬御史經綸延至家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參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潔既束入臭穢大不堪以書刀自截悉燬其書然家藏尸守至今士風大都由其染

化朱子詘而孔子之道幾晦亦一大厄也而楚故有假
王之説楚府自嘉靖二十四年愍王弑後子恭王嗣位
至隆慶元年病半痿時有增損已嬰弱困臥五年八月
卒明年二月報宮人胡氏生二子請名長曰華奎次曰
華壁衆謂王久病不能御内何以有孕孕且孳生孳者
面貌必相似一魁梧一癯陋大相逺户語籍籍謂妃王
氏見王無嗣與内官郭綸引族人如綺定議取其弟如
言妾尤金梅所生于僅數月入宮如綺亦將家人子春
兒生已歳餘同入魁梧者即華奎也奎尚幼叔祖武岡
王攝府事如綺從弟如訓等屢欲訐發訐留之未

後儀賓汪若泉奏聞時江陵當國遼王坐廢衆皆歸罪
不自安奏至念事未易行下撫按勘明通山等郡王并
本宗數百人儀賓劉宗源等立王妃之說亦具奏并勘
詳者不能異顯槐亦避嫌不敢質隱忍至華祿奎得嗣
王璧封宣化王其事雖定其說牢着人口宗人附王者
頗沾潤居爲前貧儒者自愛者不復言悍者時時忿爭
相激王不能盡鉗王守仁之訐說者曰因此起釁不得
而詳也中尉華越素彊梁屢與王忤其妻亦如言之女
居常歎息欲言又恐比如言死謂父有族誅之禍今雖
死恐株連終不免乃言于越謂王實其親弟姊妹昆仲

面貌言動酷肖述始末事縷縷越乃約宗人歃血舉奏
王開搶入加刑將除之俄得脫去妻亦走藏儀賓家索
之皆不可得王曰此去作大事矣
三十一年癸卯正月王奏越抗違諸不法狀 上以庶
宗罪狀多端下部參看二月越奏楚藩大變異姓假王
事通政沈子木持之不即進詹事郭正域與王同城而
居素有以呂奪嬴之恨實主其說聞之與子木頗有違
言四月正域晉侍郎同部署事議論漸沸楚王鬨舉越
有疏上疏自辯越疏始得達俱未報郭乃上疏請勘大
略謂 高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

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往勘未有止據
一偏之詞輕與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
楚王所奏華越之罪事在彼中華越所奏楚王事情于
係　皇上家法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
三千里之外輕意遥度如果有之當急爲宗藩改正如
果無之當急爲楚王昭雪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親藩貴
重豈容誣蔑使華越等所奏得實則天潢宗派豈容冒
濫宜並勘以求真確凡勘必解職以㕘楚王在勘中郎
當撤府事然從無此例首輔沈一貫諷止不可又不能
奪閣部齟齬口語交關業已在楚并在朝矣閣旬日批華

趨奏云此係楚藩屬宗如何糾集群黨輒參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參看來說覆奏楚王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本宗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係眞知眞見否能無別項私仇希圖傾陷否楚王止論一人而趨等二十九人奮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仗義否抑或別有他故結黨欺凌否當下撫按勘問楚王之源委明而後名分可正各宗之眞情得而後罪案可成時首輔因部議不合註籍次輔沈鯉入閣票上報允楚王奏亦併發然礙于例終不及撤府事也楚王聞之甚懼尤金梅縊死如訓

逆匿巡撫趙可懷巡按王立賢會諸司王太妃亦押郭
倫等俱至分款究實凡王病與一切蹤跡俱不能諱然
不敢決第云以爲真也而王氏持之甚堅其言又足交
發互證郡主縣主并中其說以爲假也于犯七十餘人
寧死不承未敢輕易出入具聞奉 旨關係重大部院
參詳時左侍郎李廷機已至改署矣楚王疏再至報曰
奏辨事情與前撫按官勘報尚有異同九卿科道看議
御史康丕揚力攻趙謂勘疏未盡者三趙之不通者七
于是廷臣于九月五日會東閣各具議單凡三十七單
戶部尚書趙世卿至于三百餘言中云事理可慮閣論

可採彼此之情詞可參對舉趣之初揭可查明武岡王之卷宗可覆按婦人之言決不可聽部中節略以進覽以言者并全單盡上大約與世鄉同正域之議始終情甚直奏通政匿疏出首輔一貫之意一貫堅不欲勘無以服天下士夫之心且非大臣腹心事君之誼并楚王百金爲壽許萬金爲謝書帖具進通政首輔辯疏皆上得

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發覺且夫主許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禮帖原是奪儀後無押字俱難爲據科臣遂有顯劾者正域且辯且求歸禮部仍會議以上報云楚藩許奏事情年遠無據伉口難憑真假甚明不必

勸便行本處撫按啓王安心整理國事舉趛等分別
議處十月正域再請允歸楚王許疏又至列其四假且
謂舉趛至京主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之家乞襃職示懲
下部衆將因之并心爲諸學士皆不平廷機奮起代白
謂正域始終未嘗以假之一字加王無容再議從之以
上票旨皆又次輔賡之筆一貫及鯉引嫌杜門已久正
域亦出都下潞河泊楊村守候矣忽妖書事發先首輔
獨相者數年　皇長子前二十二年已出閣講學王文
肅定儀注用講官六人盖隱然太子禮也正域居首舉
安貌肅長子嚮目其講定于昧爽一日大寒衆皆齒擊

長子僅狐裘崇不能堪爐火澱寮處未得吉不敢驟用郭大聲叱內侍移出長子稍溫適甚德之　上問亦不忤一貫輪看講疏不擇曰此我輩事講官錚錚便來壓倒耶他辭色多忤郭行之自若其文筆雄傑自負罕所推讓獨與同年業向高善皆有時名業亦以他事為一貫所疎終不與講官之選久之俱出南京名優之實遠之也衆頗以為疑比礦稅紛紛委虵出入不敢力爭左都御史溫純西人彊直又多齟齬既關中添鯉及廣廣同鄉同年調停甚驩鯉家居久踽踽望獨重衆皆歸之郭又與相善閣臣雖無水火之形已組其情朝士左右

祖益分科臣楊應文姚文蔚薛謹顧爲一貫所用後又益以錢夢皐御史康丕揚王楚事發楊康攻郭甚力錢亦有疏其跡大露黠者因之爲此書且借賡爲辭發難端其書刻版加面葉凡四題曰國本攸關内曰續憂危竑議（東殿中書趙士禎所爲浙秀水人後病發自言肉碎落一如數生先珠收）凡三百餘言謂上于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與鄭貴妃約暗寓而一時内外官依附賡者文則王世揚（兵政尚書）孫瑋（巡撫）李汶（陝西總督）張養志（御史）武則王之禎（錦衣正堂左都督）陳汝忠（京營提督）王名世（都督僉事）（王東華之後錦衣千戶）王承恩（王陽明之後錦衣千戶）鄭國賢

錦衣禮儀房指揮僉事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太子生母以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大略曰都給事中項應祥謨御史喬應甲書十五日夜散投各處　上得之大恚傳內閣昨東厰訪獲妖書一本朕一見怒根何嘗有此意念今日見卿等所以因何駕揑虛言無跡生影混謗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謀陷大小臣工以翻天覆地之罪首領卿等忠良一網打盡使朕孤立于上蓄謀叵測心愈忿懣必有主使之人卿等可傳示便着厰衛緝事衙門嚴訪擒治在外行各撫按緝拏務在得獲眞實以絶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

等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計驚危　宗廟
社稷司即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論知之時惟首
輔又次輔有疏語甚激切誓不俱生且求避位報曰妖
言誹謗朝廷動搖宗社使我一家不靠大逆不道已下
嚴拿卿須居中鎮定主持國是其書中牽及者皆自辯
報皆云尚誣及朕何況于汝惟李汝在陝西其子錦衣
指揮僉事李楨圖代辯報如之下刑部定賞格報賞者
照單與例賞銀一千兩授衛所百戶　上以為輕賞五
千兩賞授指揮僉事兵番布滿街衢道路以目人情洶
洶凡三日衛百戶崔德獲皦生光及子其篇婦趙氏陳

氏生光願天熙生憤挾騙刋粘揭帖者鞫之或認或否
象方惕息丕揚獨再疏前華越有討逆之檄奏王之䟽
未必盡出其手及歸勘拆府門毀下馬牌不待明命敢
肆焉凌今日妖訛事不相蒙情則相合望嚴緝奸人正
無君之法又嚴責楚撫接詳究華越等如律以正前日
謀陷親王之罪固以廓然羅正域于內矣方正域被攻
時知交斷絕惟次輔與之通問吏部郎王士騏刑部郎
于玉立皆次輔門生于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目言爲
助山人沈士林名令譽吳江人與于皆師事郭逵觀困于亦得
見郭并謁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補原官首輔

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躭躭謂次輔當國引郭爲副于
王據要津事不可測適值　聖怒乘機作事便不可俟
此一隙也王之黷疏內有就中委曲惟衛奸人知之承
恩名世又有奸惡陷害等語命指名來說此又一隙也
生光等展轉窮究并獲其弟生彩質對勘以取供乎曰
供也死不供也死只是不供嚴衛遮閘止曰奸逆干証
顯明未敢確以爲是丕揚獨請緩之以蹤跡可疑執沈
十林達觀等承恩名世疏上皆指錦衣都督僉事周嘉
慶下九卿科道究問嘉慶祠誄以軍功廕吏部尚書李
戴姻家使氣與寮寀多忤二王皆武舉第一遇之不如

禮恨之故指及事已更嵹然只璟衛中相軋非科道意
也方鼎沸時首輔又次　輔皆入直　上喜褒答次輔尚
辭病不出久之上揭雖有震驚人心以及宗社語其意
較寬又與所知言此何大事過于張皇頗傳于人又從
而潤色焉嫌忌日甚正域家人尚在京中寄書往還不
絶人益側目有同知胡化妄奏教官阮明卿所爲明卿
蔞臯鄉人也本勃勃欲　發事適相湊十二月一日㬥疏
題攻正域并及次輔大約謂有奸黨而後有奸書書中
皆怨誣　朝廷中傷二　輔與當日曾議楚事之人其刊
刻流播又適在楚王疏入之時假令楚王而終誣此書

必不作矣元輔一貫早去此書必不作矣次輔朱[illegible]不[illegible]票不次楚事此書必不首及矣盖前侍郎郭正域乃次輔沈鯉之衣鉢（鯉疏云臣友非門人）沈令譽正域之食客胡化正域之同鄉同年也（化荊門州人舉人考中同知謫降歸與知州沈上卿閣崇上忿爭申報下推官尹伸行知縣林熙翔問理逃入京遇上卿弟明卿選渠縣訓導假建言爲名控本謀明卿兄弟並及尹林自至文華門進之爲徼校所執坐妄言奪職）羣奸結爲死黨計日取相位故示兇醜以滅楚藩而修怨亦爲樹威郎藉楚事以逐元輔爲巳地三輔廢將順德意一擬楚王非假之票一擬正域回籍之票則怨盍歸之皆臣之一疏激之也彼正域方將飛揚跋扈而況加之怨乎且正域身雖去國

而兒正位尚怡然此中爲奸黨淵藪其黨或捐千金或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譽達觀賈山徧行賄于中外正域出國門一月尚逗留近地楊村乘小轎三入都城暗投次輔家　聖旨所謂奸黨可疑者孰過于此獨謂次輔鯉密勿重臣休戚宜與　聖上一體胡屢屢爲奸人緩頰奸書始發舉朝以爲大變彼獨以爲小事舉朝以爲當捕彼獨以爲當容奸書出巳逾旬未聞有一起居之章迄今半月始得一揭中皆套語支詞無一字及國本日有震動人心虧損　聖德語回互隱伏代奸人作謊客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丕揚亦檢達觀裝得

沈十林所與于王書金加羅織廷機及詹事唐文獻力
爲排解諭德陶望齡自南畿典試至直造首輔第質責
聲色俱厲并見又次輔言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等
紹將不得比于人數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笏拜疏與
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時正域舟次所在發兵爲守鈴
柝之聲震動遠近僕毛尚文在京已被執又即舟中擒
幼子乳母去于方三月幾斃行取推官熊廷弼餽酒百
瓿以慰次輔寓所旗較寨門騎墻童孺買醬出入必嚇
曰送出郭侍郎來于王又不必言一時如狂凡兩日
皇太子遣奄至閣中傳曰先生毋容得我將就容郭侍

郎罷　上亦召太子寬慰諭無恐傳閣中知之首輔本
有心計睨　上意已定外間人情未可壽拂擬夢皋旨
日正域着在籍聽勘次輔鯉啓勿重臣豈得過爲搜素
言官宜存忠厚次輔辯疏亦加慰安文獻飛書報郭曰
湯綱解矣達覲拷問奏上則曰不守清規言辭誇大從
重擬罪竟死獄中于王皆削籍而毛尚文沈十林胡化
覆讞終不服事亦小擬獨重嘉慶執其書辦袁鯤供稱
生光往來議奴書有據吏部尚書李戴見事急甚懼
上亦以王士騏事責令回話既認罪又責以用印失錯
致仕歲行盡獄移東廠陳矩爲政矩素清直虛心細

嘉慶究狀與表覲刑逼妾認以聞 上曰事情矛盾何日得眞甚時結局嘉慶有妻妾子女行拿監鞫自事發以來至此四十五日他株連不可勝數幸大體尚未決裂人歸功于李唐陶而所費詞說已多國體政體亦少損矣生光在獄中箕踞嫚罵曰朝廷得我如至寶一移口汝輩皆齏粉矣

三十二年甲辰大計會場未暇及三月東廠鞫嘉慶妻妾子女無異辭聞 上姑送三法司定罪生光擬斬再[illegible]行謀危社稷例四月二十七日磔于市其屬戶外為氏嘉慶革職巡捕員役各叙功次補復疏乞歸言臣一

念朴忠或可結　主知取信于一二寮友比詔執事勿
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會審
時取具招由亦開輔臣沈鯉奏　明旨無容再議臣益
得逆于法比不坐深文雖巡徼羅列環臣寓所譏察兩
月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
嘖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
漸息保有室家盖秋毫皆　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
不愧于心惟是臣親疎内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
一番知其聞望輕鮮不善涉世遂無復信臣朴忠而臣
、其質矣臣將安所挾與在廷諸臣尋舊日之盟比肩

事主哉　温吉慰留馮瞻掌上官宣論而湖廣勘疏亦
至先華越既歸楚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
堩通山王盛漢通城王長孫處浮奏爲楚變盤據已深
衆論異同難定事　上謂前勘已盡不必再問惟將軍
縕鈞中尉華𪻐華堆朋謀妄上華爲庶人與華越并問
至是疏至重處者一　宗爲華越并處者八宗爵處者十
三宗丕揚復疏駁情法未協欲誅首謀時正域尚未至
家楚疏先上失丕揚本意故也後華越竟發高牆沈十
林等亦編口外九月楚撫上親王事權宗學督教疏允
行楚俗剽而輕閩宗二千餘人公議所在求申不得反

受摧抑此豈調停所可得禁令約束所能行始謀不臧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由來者漸矣聞九月朔楚王以謝恩爲名重貲出城渡江至漢陽初三日宗人二百餘往奪之崇仁爲首崇仁名蘊鍪負膂力可敵百夫斬關劫三千餘金官兵力拒被獲者三十二人鍪與焉楚撫命副使周應治往視用擒盜法悉鎖肘鳴鑼入城曰名其爲賊罪乃可正左方伯薛三才按察使李燾歡稍寛從中分別不聽悉下之獄初五日各宗擡一老娼人號曰娘娘訴撫院諸司官次第至遇應治譟曰此慣戕宗人者共擊傷從者掖至別室窮搜越墻下漁舟

走貢安撫臣一身當鋒曲諭必欲取出獄中人踰午始至叅等皆手梏加鎖負傷直前奮起以梏撲撫臣首立碎亟扶入衆隨之共臠其腹子守直號呼求免則已死因脅三才求復金祿堅拒之得止按臣吳楷在荆州及鄖陽撫臣胡心得飛檄以聞詔盡法擒拿河南鄖陽二處切近楚地嚴加整理以防漏網陞上荆南道布政梁雲龍爲都撫之事起倉卒叅狂詩稱仁府令旨有釋獄囚殺假王順流而下坐鎮南京等語又刻榜歷數撫臣黨助假王與內閣書僞傳文書房索賄之說因之劫掠護衛及書辦人然從惡無籍不過十餘人就中有識事

者逆自欽且傳帖言前不在奏之列後不在劫之內安
心候命務全忠孝左伯寄令居民團保甲嚴備各門置
兵五十人楚府亦申儆至初十日稍定撫臣樞登舟鄖
撫移襄陽遣牙兵二百戍漢陽守隘口各道皆駐近地
楷馳至省城十月十一日擒前三十三人并後四十三
人送各郡王邸收禁餘皆下獄仍請重臣會勘　上停
遣專委撫按議者猶謂前處分太輕故有此禍終未能
釋然于正域也幸彼中事情甚明絕無疑似之迹則左
伯主持之力居多雲能既至事定已旬餘仍請法官會
議止之上疏比于王陽明擒宸濠之功云

三十三年巳巳廣東巡按林秉漢言楚宗次第就縛大義旣伸國法亦正然假之一字殊駭聽聞夫諸宗非盡與楚王爲仇者重以宸斷猶且肆行者何蓋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意見決者楚有李園進妹之隱我朝韓府漢陰王有抱他人畜宫中之獄圍之詐終世莫能明漢陰獄年久而後發倖成者遂滅其祀伏法者何傷國體令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巡議槩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眞陵爭奪遂啟亂階重者被誅戮輕者收田土罪及多衆誰非支屬恐至于此令不詳

辯眞假千載而下何以自明大凡虛心而觀其事自明
泥案不改其詬必大竊爲盛朝恥之夢皐駁左祖逆宗
非無其故在廣多議正域移書長安爲之救解并作厲
犬再起戈矛且疾臣等有疏令當考察不先不後忿其
邪說以圖傾害　旨下數百言備述楚事降秉漢五級
褒夢皐忠義可嘉祈免察典而竟亦不能得也四月獄
上分等定罪一等蘊璧蘊鈞二名斬華堆等三名及二
等華斯俱勒自盡三等華燋等二十三人發高牆三等
蘊紡等二十二人革封爵發遠處王府閑宅禁住四等
蘊鎣等十八人降爵一等革祿二等內未封者不准封

華堵定燕常淨收入三等一體收發遠府閑宅五等種
鉞等十五人姑從寬免議內華炷等着加戒飭該處決
者撫按于承天府告廟正法刑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
知悉贈可懷太子太保廕守直中書舍人方議善後事
宜而夢皐復追論正域推本于左都御史溫純初夢皐
以妖書事攻次輔衆謂阿首輔敢倡議起大獄陷老成
即出爲祭議一出可謝人言消後釁矣首輔欲留之以
書問次輔答我輩休休全不介意以言官爲名請于
上事在必濟可蓋世道搦進果得留衆謂答自宜爾間
者何心欲盖彌章其計甚拙比京察少宰楊時喬與純
大節也

主計首輔委曲代之祈免純斷斷決夫中書譬留并南京亦如之事遂膠結首輔亦無以自解第揭云　皇上有非常舉動則臣等必受無端之疑于是夢皐復上疏謂正域禍根前後撫臣皆畏之不敢發純將和初不出會單北變作定罪刑部謂宗室子殺父者斬純獨欲輕之引毆死職官律且欲使其黨往勘楚事覬藩案以行其說蓋禮部議楚中八郡王久不入楚府今欲與老吏始必須勅遣法司官齎往則諸宗相率會聚迎候聞嗣之情一旦可通大理少卿涂宗濬稱善願往然未及行也于是聽補南郎中劉元珍謂夢皐掛議得留駕言楚

事轉作風波首輔比暱憸人族覩善類疏上諭曰有排
詆元輔夢及言官牽引楚變搖惑人心當重處之諭又
次輔𠑽為解止降一級調邊方牽寛小臣所以安大臣
之諭御史葉永盛疏夢臯特留且溫吉褒嘉自來言官
所無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寢閣如彼夢臯之疏
嚮荅如此無端生疑疑夢臯因疑首輔疵護元珍新從
外來信耳輕舉罪固有之今日處分雖曰薄乎云爾恐
首輔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
免刺戾南給事陳嘉訓御史朱吾弼蕭如松疏踵至兵
部主事雕時雍列首輔欺罔者十誤國者十總自夢臯

起見婁阜洟嵗彼此兇曉總自楚事起見吏部員外賀
燦然有清平之論謂純與被察而留者皆當去議者謂
婦姑勃谿既不分曲直又不別尊卑一體逐出殆于不
可南北同聲歸重純及次輔而詆首輔曰四明四明爲
口實云正域方聽勘事益日解名日益起純致仕歸被
留者皆于養病不復齒元珍時雍燦然降三級調雜尋
削職具時意氣馮凌風雨黑暗即京察一案凡七閱月
而後下閣中惟又次輔一人催揭屢上旣合公論又當
聖心轉移之功甚大甚苦事多起于楚中先丁酉年武
昌城外黃鶴樓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

淘賀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惡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鬭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税使宗變交作凡十年朝端聚訟顯陵地震風沙太和宮火淨樂宮道士許辱襄陽太守馮若禺提督内官黃勳庇之指太守乘輿至宮犯龍牌欲奏聞鄖撫先發乃得止

三十八年杜茂論劾原任兵馬劉文藻方文藻在任屬

妖書事起阿意極力搜索沈于王之稱皆其所爲衆都切齒原係守陵人戶葉向高當國素知其事卽下茂提問治之甚酷而言者不謂然也隨卽引咎然甚合　上意得之大喜謂司禮曰閣臣乃爲我受過從此深信凡事力爭皆爲曲聽巡按史記事過承天有訴杜茂各役闖光裕等之害人者下承天太守馮勞謙捕治因而相激茂卽遣人哭訴于　聖母　皇上言勞謙困辱不堪摘夫人皆剜目折歷備極楚毒　上怒令逮勞謙與郡幕官已寫駕帖矣向高具揭勸　上此事輕發則地方不安且致多事後難收拾　上心動下茂疏併發　世

廟所給護守　顯陵碑以示命僕此擬上孟陵碑中謂
守陵諸人役有犯當奏聞不許地方官擅拿違者即拿
地方官故　上執此爲辭復揭言勞謙以郡守擅拿雖
是違制但臣聞此事之發因御史經過郡民訴諸役之
惡幾至激變御史不得已令郡守暫拘以沮衆忿隨即
奏請定奪盖權宜解救之計不當以違制論且人情若
此若復逮繫勞謙則地方必至大鬨震驚　陵寢其禍
將不可言望　聖明詳思而愼發之勿至有事而罪臣
之不言也　上意解向高復以危言動諸大璫皆得免
逮勞謙改守大郡光祿等卒正法

四十二年　聖母大喪當須赦時楚宗錮高牆閒宅者
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廷臣屢請釋不報向高擬入赦條
中揭言楚宗當日誠爲有罪但坐以謀反則非其辜且
誅死六人已足正法諸宗懲創已久天潢之派殊當哀
念揭稿已具然其中有兩項一訐奏楚王一戕殺巡撫
若只言戕殺不及訐奏則猶未得全釋復欲增入部臣
孫慎行言訐奏者釋則楚王不安當日主議者愈恨不
聽疏入得允　御筆改訐奏爲誣訴未幾向高得請歸
釋者來見諭以　聖恩宜省躬安靜慎勿及前事皆羅
拜而去正域先卒　光宗立得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加

贈太子太保再蔭中書舍人賜諡　　正域才情自是不群然廢而名愈高沒而贈甚厚皆四明成之劉文簡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遇着對頭不好信然信然同時以氣才三方布置失事坐誅者熊廷弼楚爲短氣然中有可原與奸人内豎撓亂破敗人又憐而思之并江陵亦與有雪皆公論其地靈終不改也惟因黔變歲餉八十餘萬遡江達于偏沅不勝勞憊藩司老庫僅銀十八萬最後盡發湊五十萬送黔一戰而敗其害與黔相終始說者謂兆楚以事黔非討而黔終不可棄則楚亦終未能息肩也幾及十年少保尚書朱燮元以總督撫黔

大爲減省乃得少寬崇禎元年有岷藩之禍撫按俱得
罪司道府而下被逮者甚衆

礦稅

太祖初定常賦商稅三十取一有請開山東銀礦及發山海寶藏與階州畍外金坑者皆斥之惟盜礦者多官或設或停封閉不常于是有浙閩之寇用兵十年而後定稅則歸于各關增設鈔關七抽取爲牘舟之用成化中開礦尋止嘉靖三十五年開薊州玉望峪等礦差太監崔閔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鉞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謂天錫至寶脉潤氣騰以應聖瑞　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即停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

盜藪起逐捕或逃或擒嚴保甲築臺于洞口列障守之
顧盜者終不已約砂一斤得銀五六分止耳十一年房
山民史籍又請開下撫按查實報山險無可用力得寢
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奏本州湯家庄黃土溝等
洞生成奇瑞每砂一石約煎銀五十六兩況埋年久可
借乞差官採取民願效力並不干預有司御史邢以仁
疏其三不可且言臣駐産也與滇爲鄰熟聞彼中銀礦
利弊大率利少而害多其說起于無賴之徒富其未開
擬攤戶科料使用小民貪利竭力赴之成則奸民飽
不成則小民傾家生事害人惟此爲甚乃下言法司

贖杖言等毋以法　祖爲言　上不無心動而大臣中有
内養籍眞砂養汞者陪主其說會連歲有寧夏朝鮮兵
事未暇及而奸人財用靡緖之疏數上給事中楊應文疏洪武十五二
十等年王德亨丁成言開礦　太祖以言利之人皆底民之賊斥之不聽成化十一年郭鏜勘祭言礦　爲宗
以銀礦在山谷道路盜阻礦脈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閉之不開嘉靖十五年開河南盧氏嵩縣等州縣礦
凡六月得銀二萬五千兩二十五年又開凡年餘得銀二萬八十五百兩兩次費用反倍之後因洞深泉湧礦
夫因傷亡過半遂議停止萬曆十八年易州民時備奏開部覆奉　旨礦洞既稱開空有得害多利少着照
舊封閉
二十一年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上謂礦
開則賊亦可化爲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内可備用尚持

之未發

二十二年御史何倬請開河南礦

二十六年六月郎中戴紹科（後改貞承）錦衣楊金吾往河南

內臣王虎錦衣張懋中往順尉永各開礦時指揮王勲

請磬産助工求改衛　上惡之下法司提問給事中侯

廷佩疏勲當嚴刑凡報礦武官宜令兵部盡數查審以

正欺誑之罪不報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四出皆挾原奏

官繫空行事山東則陳增請便宜行事承委文武同撫

按舉刺河南則魯坤請各聽臣所轄爲給事中戴士衡

駁　上皆不報二人之說亦寢于是湖口則李道

昌平則王忠　昌黎田進　眞定王虎　山西孫朝　張忠　陝西梁永　趙欽　天津王朝用　王濟河南復有胡價　通灣張燁　臨清馬堂　廣東珠池李敬　廣州王相　雷州李鳳　兩淮鹽魯保　儀眞鹽稅　浙江劉成曹金劉忠初孫隆帶管後并于成　江西潘相　湖廣陳奉　雲南楊榮　廣西沈永壽　四川丘乘雲　遼東高淮　福建高寀　貴州張慶　南京一帶守備邢隆兼理凡一省有二人三人者分發稅或死而代發奏與獻遺租遺產者就近帶管

二十七年三月龍江百戶王宦請于黃天蕩等處設兵

立營抽稅閣臣沈一貫密奏此地當江洋最衝處留都右肱大盜易集必生窺伺官等竟欲招兵立營陰蓄異謀　上然之未發官等數十人遮一貫于端門尾而詈之以聞乃逮官究問它請閣者率多失職弁流殆遍中土甚者謂海外呂宋機易山金豆生樹上可取遣官驚悸而死　上亦不問也

被害者二十八年庚子五月給事中王德完疏扭解知縣自福山韋國賢始而益都吳宗堯星子吳一元富平王正志接跡矣扭解知府自南康吳寶秀始而尋甸知府蔡如川繼踵矣扭解荆州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巡

檢陳賁而趙州知州甘學書次第隨之矣華職自眞定
通判劉光文始而夏縣知縣韓薰兩淮運副丁階永平
通判羅大器皆爲編撰矣降級自臨江知府顧起淹始
而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荊門知州高則
巽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元卿皆謫用矣近且
荊西副使萬振孫承天府知府王禹聲被論不及蘄州知州
鄭夢禎江防參政沈孟化仇口中傷降調有差矣鄉官
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潮梁斗輝生員張聚奎
等以無辜皆株連聚累累道路矣至撫按二臣建牙持
斧一方而內使恣橫敢爲彈劾如王虎之論眞定巡撫

李盛春陳奉之論湖廣巡按曹楷楊榮之論雲南巡撫陳用賓張忠之論河東巡鹽汪以時高准之論遼東撫按李植王業弘孫朝之論山西撫按魏允貞趙文炳皆以鴟擊鳳以狼噉麟是何等世界也此後逮者生員沈希孟湖廣僉事馮應京西城兵馬戴文龍饒州通判陳奇可襄陽通判邸宅卞孔時推官何棟如河南知事張有倫臨淮知縣林錦咸陽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惟咸陽知縣宋時濟已逮得免着勘問而渭南知縣徐伸斗被辱死江西宗室被毆不能問也

陳增旣縱惡山東滔兩縣官民數萬群起欲毆之懼走

徐州地當咽喉諸棍輻輳而發人陳守訓爲之魁其禍愈烈各處樹旗徵稅准撫李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爲同盜捕而捶殺之發狀于增增亦無如之何守訓得加中書舍人李別以計激之抗增不勝忿撻于庭守訓入恚欲盡發其奸入奏增且怒且懼一夕步于庭大叫死守訓亦逮入死發人取其屍支解投于江楊榮被殺見滇記陳奉被逐見楚記

二十九年六月蘇州機戶捶死參隨黃建節等其年水災絲價甚昂蘇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爲生東北半城

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隆本安靜善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厲嚴漏稅之禁建節投爲參隨交通士棍湯莘等十二人擅自加徵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訛言四起有謂二家誅管一門者有謂每段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二分者有謂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者衆閧大懼謂且罷織人人餓死一時閧聚塡街塞巷飛石擊死建節盡燬莘等十二家又傳鄉紳丁元復家人取利貸建節金謀入用事并掠其家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搶一物守令曲諭乃解下令索首惡有葛成者挺

郡應之官曰 成非佳兆改爲賢奏聞錮于獄方變作隆
走避申文定家凡二日乘小舟走杭州從此不復至蘇
隆辞稅務歸之劉成機戶皆得免專取鹽商舟矣時有
蕭山童姓者少以歌童侍文定遂掌書記積資爲州判
既歸居于我湖因稅事起亦投爲參隨管劉河口最衝
處變作土民逐之泅水而渡者三幸免竟中熱死舊所
積盡被劫奪賢既下獄衆義之餽者甚衆後得赦出老
矣天啟六年緹騎至蘇被捶死猶及見之縉紳皆待以
賓禮稱曰義士
五月江西稅監潘相衆所積怨一日輿而出偶歲試儒

童畢聚見之大笑相怒擒四人以入其一則輔國將軍
謀托庶宗宗逆也捶之傷甚各宗大鬨毆門入相走免
吏以上饒知縣李鴻報怨爲詞上聞鴻削職內外諸臣
皆以紳毆爵宗奏彈相亦懼餌各宗求解撫按請臣曲
諭乃止

高淮差往遼東在二十九年惡黨宋希曾余東翥縱恣
詐害軍民不可勝數巡按何爾健疏劾遂拿承差截其
實封者凡再并一切文移皆絕廣寧遼陽至于罷市生
員劉三才等三百餘人至委官處講明相激即稱盜入
劫取稅銀八百餘兩衛官懼甚以庫銀償之乃解捶死

指揮鄭過春張汝立參總兵馬林戍極邊復請加勅節
鎮鎮守按臣極言鎮守之不可且遼既有一人東西兩
河又有協守二人如復用淮新者既奉欽依舊者將置
何地而自來題准假印下獄重犯皆劫獄取去其殺人
逃匿者亦占之不發叩尅軍餉甚至國商民索詐種種
惡狀皆出理法之外巡邊申號令虜至報進止凡出入
帳下擁衛動一二千人夷丁乘馬凡七八百騎所過將領
索禮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一二三百犒上命撤朝鮮製冀
善冤十頂每頂飾東珠百顆餘物稱是三十一年四月
率壯丁三百餘馬皆有副旗幟金鼓直至廣渠門外以

進稅馬爲名欲入大內遠近驚駭久之始去或曰有密
獻不欲露諭令自來故滿朝疏劾皆留中常差司房吳
守政散馬各衛所并雜物勒重價衆憤幾變守政遂自
剃總督蹇達疏至　上命撤回并于通灣張燁將價已
先一年停矣淮既入關誣奏金州海防同知王邦才協
謀叅將李獲陽逐殺欽使搶奪錢糧下詔逮治
馬堂于二十七年差往入津即至臨清剝取太甚召募
長隨之人凡零星米豆盡加抽分脚夫聚三四千于四
月二十四日約聚衆鬬刀其黨鬬之入告于堂曰先發
可制擒數人縢剪取首增上盤舞嚮外衆大集內即放

箭傷人外亦縱火力攻破門挺手相搏委官四十餘人皆死守備王煬率家二十餘人衝入抱勑印負堂而出其黨鄭惟明反訐煬始禍鍾申救亦被邀截煬竟逮入方變作天津撫臣汪應蛟總河劉東星皆以稅監殺人報巡撫尹應元巡按張大謨止言激變不及殺人聊城鄉紳傅光宅疏汪劉得真撫按失實時應元憂去大謨明其不然盛言非得之親見死者是何姓名流傳之訛不可據給事中郭如星擧死者之家皆懼禍不敢認擾攘中何人得見其說乃絀

二十六年已差陝西礦監趙欽矣明年復差梁永收稅

及名馬貨物其侄呂四與奏官樂綱道之横行下各縣
取索輒值三四千金淳化知縣王應選至棄官去渭南
縣稅課已完永司房杭大賢等張旗幟直入縣堂知縣
徐仲斗餽以下程嫌少叱羣復索常例不能應執吏胥
收頭等三人撾殺之仲斗忿甚退而氣蹶死所過刼商
貨陷富民甚于大盜私造兵器畜戰馬五百匹占軍丁
千餘各處亡命積賊無不歸附即四綱出入呵殿嘗數
百人奪民間小兒稍清俊者閹割至百餘人死者十九
古帝王陵寢多所發掘擅鎖宗室索進獻㨔按臣余茂
衡執正屢糾其用事人仗庖人吳得水于署進蠱腹中

毒然有聲覺之延醫灌以牛黃數錢大吐少解病不能
興者數月得水逃去咸寧縣緝獲承發數百人挾弓刀
逼縣堂欲殺知縣滿朝薦皂快市民力拒叅將領兵來
救始斬關而出反誣朝薦被逮內外諸臣且救且劾奉
旨永着撫按差官伴送來京稅務着河南太監胡濱帶
徵

四十二年六月撤福建稅監高寀寀貪暴不法納紅夷
之賄令屯彭湖爲海上大患又取各舖軟細物值可千
金皆不給價三月十二日羣聚額索反被捶擊衆怒擁
千餘人于稅門大譟寀懼乘馬身佩勑印手執雙刀領

叅隨魏天爵等二百餘人各執兵器突入撫臣袁一驥
行臺拉之并其子同行尋營兵救護暫入別署團聚不
散御史徐鑒令三司勸解薄暮一驥方得歸復挾副使
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等爲質同入署
中至四鼓李越方出呂張竟留宿次日同知陳豸爲代
乃得遝叢向爲方當闔臺省及閣人皆來問計曰保撫
同一無所碍便了密揭家失人心若非地方官救護必
有雲南楊榮之禍又偏語大璫從吏　上曰此首臣本
貫蠻賛多年當爲寬之乃皷衆不請事體激變地方差
官件同各司視事如故稅務併江西潘相併罷承天守

備杜茂向高賜歸復遣少監劉用其廠屋被燒者在在見告而景德鎮爲甚鎮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以陶窰爲業四方總聚且數萬人稅官立威肆虐衆共焚之原駐有通判千戶力救得免通判被逮卽陳奇可也而採珠激變不與焉

是時 上號嚴明能檢制内臣張誠等俱籍没降奉御其中賢者如陳矩稱最多所救正爲 上所憚又見别田義連進二疏其一請發章疏其二御前執事官人内官聖怒責處發遣死者無慮日近尋訪楊山女一事連斃幾命耳聞目見哭聲震天非聖世所安有 上亦不罪

他耤勢恣行者甚多壬寅禮部侍郎敖文禎過宣武門內使三人跑馬衝轎爲扇柄所驚遂碎扇揰從者文禎見醉狂不較反大罵亟走民家避之擁遏嗥嗔不解錦衣遣人勸諭亦被毆事聞令司禮查明重處　丁未廣渠門內使遇泰興知縣龍鏜覬囘索貨搾而毆之傷重死下司禮治之其餘爲害不可勝數

總考礦稅差內官在二十五年明年收店租又明年徵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稅行之十餘年半濟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痛切皆不聽內官訐撫按者亦不聽惟孫朝于山西撫臣魏允貞最甚下部議

覆覆上得免允貞臬性太剛任事太甚處人太嚴；；自擇持甚苦因欲推以卷人與之處；或不能豈然極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潔治書克修邊賬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超擬但飲山西一口水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孫朝令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執少與與郎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共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內寢處其皮在　皇上前尚且爲此罵詈具在疏中盛氣加憎臣可知相疑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兩相訐非敢抗　詔旨也若謂其貪濫據括賊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聖上試加體訪其房星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爲貪濫指節省爲擁尅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

然內臣一經撫按彈疏　上故持之俟竭所有以獻乃得安又時進士空納賄同輩而輩中所得　上又借事括取故此輩無論留者差者皆置群棍詐取之財

浪費外或敗而靡爛或携至中塗多劫殺無一人善後此天道甚明而　上樽節不妄用天府之藏冠于千古似與國課若分為二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近年征哱費一百餘萬征播一百二十餘萬征倭五百九十六萬餘鋪宮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萬各省直袍價裁價扣留及濟邊一百九十五萬雜課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鹽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以上旨本色真公私俱竭而天下宴如則　上獨運權不旁落微倖必裁謟諛必拒浮汎汙垢之言必竅百司庶府盡力支撑各盡其情與力也　終